

读丛
文译

绝代才女的内心历程

苏三离了洪洞县

平阳的落日

陋巷里的弦歌

娘子关内的忧思

寻找丹枫阁

卫建民著

莫言如是说

沙滩红楼一老翁

悲到极点是心智的清涼

陈四益的麻辣烫

长沙钟叔河



寻找丹枫阁

王德良著

寻找丹枫阁

卫建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丹枫阁/卫建民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8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21-1

I. 寻…

II. 卫…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958 号

寻找丹枫阁

卫建民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13 千字 印张:10

版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40 元

自 序

说

来好笑,我二十五岁时发生的一次“精神危机”,竟是担心六十岁后循例退休的人事制度问题。

那年正月,我们这座楼上的一位司局级干部“办了”退休手续。没过多久,他便在家里自裁,彻底否定了“退休”这个与衰年相伴的现实。他的死,因缺乏客观依据,更非因疾病、车祸、空难,所以使人震惊!稍后,国家通讯社就此事发了个内参,提请有关部门注意干部退休后的问题。

我与这位老同志在一层楼办公,每天见面。

闻此不幸,我就想起他那张惨白的脸。

这样一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都毫无惧色,在十年动乱中都没被搞垮的革命老前辈,竟恐惧自然法则,不能忍受摘下乌纱帽后的冷冷清清!

在机关大院里碰见一些退休的老同志,我热情地打招呼:

“×老,退休啦?”

“离,”×老更正我的用词不当,“离休。”

我吱吱唔唔,点头而过,感叹“何其太雅”。为什么这些满头白发的老同志咬文嚼字,当起了我的“一字师”?我将来退休后也如此认真吗?我退休后干什么?

那时正值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复兴,旧书重版,王府井新华书店时有买书的长队蜿蜒在街口。国家的政治气候也催人振奋:冤假错案平反,真理标准讨论,经济改革开航,生活中每天都发生激动人心的事件。我虽胸无大志,偏偏生逢其盛,猛回首,发现自己知识贫乏,时光蹉跎,有负于伟大的时代。一种深广的空虚感压迫着我,使我饱尝了饥饿的苦涩滋味。

于是,一批又一批新旧书籍,层层摞在宿舍里那张双人床般大的写字台上,成了我寂寞时的慰藉,贫乏头脑中的食粮,精神危机时的救星,长夜相随的伴侣。当有苦无处告语时,我就抱起一本书,用含泪的微笑与契诃夫对话,倾听他述说人性中的庸俗和悲哀。

起初,我只在八小时以外读书。但是,当我看到同事老在办公室闲聊天、打扑克时,就把书带到办公室。每天看完文件、简报后,便打开《红楼梦》,涵泳体味。坐在我对面的领导说:“你看文件呀!”我说:“看完了。”领导用下巴指点文件柜:“那里边。”我哭丧着脸,看着一面墙的文件柜,无话可说。同

时,领导那刮得精光的大下巴,使我联想起《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里的俏皮话:“他那剃得光光的、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

不用说,我愈读书,愈感到这个小气候不适宜生存,要求调到部里的经济研究所去(那时研究所和出版社在一起)。研究所的领导过来了解情况,我那位忠厚的老上级说:“没有别的缺点,就是上班时看书。”研究所的秦兆平所长说:“好啊!就怕他不看书。”这样,我顺利“跳槽”,从南楼移到东楼,开始了编辑生涯。直到今天,我都感念这两位老上级。

本集大部篇章,就是我在编辑工作之余买书、读书、评书的记录,主要刊发在《文汇报读书周报》、《散文》、《作家》等报刊。其中“议论”、“人物”两辑,也都是“思不出其位”的有感而作,内容不离书人书事。如果我有过幸福和自豪的时光,那主要是用自己的劳动,一锹一锄,开垦出了一块小小的园地。在这几分责任田里,我读着自己喜欢读的书,说着自己愿意说的话,写着自己愿意写的文章,交往自己愿意交往的朋友。环顾左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再说,读书写作一事,好像越老越忙;我二十五岁时的担忧,也一块儿解决了。书本拯救了我,并引导我走上精神的“脱贫致富”之路。

第一辑“乡路”各篇,本是正在撰写的“三晋纪闻”,已陆续在报刊发出。原来的计划是,等全书写完后,再出版专集。吉胜君审读完我第一次交的文稿,感到单薄,字数略少,建议增加几篇。这样,我只得“寅吃卯粮”,修一条“乡路”。书的名字,原是一篇作品的篇名,由小弟提议,且专门从太原打电话到北京,请我考虑。我当即感到:自己近年的思考、写作方向,确实是在“寻”与“找”的双轨上进行的。不仅明确寻找黄土覆

盖下的文化山西——我可爱的家乡，而且，影影绰绰间，还寻找着更深厚的精神资源。如果说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是在寻找为华夏奠基的西周文明，“阐旧邦以辅新命”，那么，我辈的世纪回眸，仅仅是在历史的废墟上挺胸伸臂抒情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寻找，也是灵魂故园的回归，用流行歌曲的甜蜜词说，“我想有个家”。

你看，小及拙作的问世，吉胜君也是在报刊上“寻找”到我的。他注重文化积累和建设的编辑思路，接收到了我在蜗居不断发射的信息。然而，我的住所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却同在同一条胡同，同属一个邮政编码幅。我当惜缘，专精不二，加倍勇猛精进。

丁聪先生为不才画像，又使我缔结善缘。阿弥陀佛！小子岂敢言谢。

是为序。

谢建民

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	---

乡 路

平阳的落日	3
寻找丹枫阁	11
阎锡山这个人	17
赵城的光荣	31
王官谷	35
关公红了河东富	42
乔家大院	48
娘子关内的忧思	58
苏三离了洪洞县	65

咀 华

桑蚕丝话	75
书眉红草	82
《沈从文传》	91
《妙峰山》	94
孙绍振如是说	96
“我总算画过了”	99
“仁义”白鹿村	103
迷人的《粉墨春秋》	107
月夜逢《说园》	110
偶读随记	112
绝代才女的内心历程	114
读《记王锡璠先生》	116
牛汉《萤火集》	118
关于《学人谈吃》	121
天地有正气	123
陋巷里的弦歌	126
《丁香结》	128
我看《燕山夜话》	130
一片相思在深情	133
法拉奇的书	135
师生不忘“量守庐”	137
蒋勋的旗帜上绣着“美”	140
眼界还是要远大	144

品 题

《冯亦代散文选集》序·····	149
风庐茶话·····	162
“湘西刁民”赤子心·····	170
逯耀东的四本书·····	177
卢岚的两个世界·····	187
漫谈蒋勋的散文·····	193
莫言如是说·····	202

议 论

看辩论·····	213
约稿琐记·····	216
俗文学的魅力·····	219
新春三谈·····	223
著者的照片·····	231

人 物

燕园“三松堂”·····	237
一幅字·····	245
名岂文章著·····	248
沙滩红楼一老翁·····	251
记范用·····	255
新年试笔写李锐·····	260
李何林·····	264
长沙钟叔河·····	267
陈四益的“麻辣烫”·····	271

《杨家将全传》的作者·····	274
-----------------	-----

答 问

美,原不需过多的颜色·····	281
淘书忙·····	285
悲到极点是心智的清凉·····	289
赠书是一份情谊·····	291
蜀中多奇士鬼才·····	294
阅读是寻宝是探胜·····	297
少少玩索,道理自见·····	301
信赖“老牌”出的书·····	304

关于读译文丛

乡 路

少年走出乡路时，身后是车辙、蹄印、牛粪，弯弯曲曲。

壮年返回乡路时，身旁是呼啸的汽车、摩托；柏油黑亮，抹平了昔日的记忆。

老年……

平阳的落日

从临汾返京时，同中学时的好友在一起吃饭。同桌，还有一位农民企业家，两位电视台的记者。觥筹交错中，农民企业家讲起他几天前的一段经历——

“那天我喝了点酒儿开车，”企业家又接了一句，“喝点酒儿开车，那感觉真美。不想一个交警把我挡住了——他也喝了点酒儿。吵了起来，他问我‘你算哪号人！’我说，我这号人能贷款买通当官的把你开除！后来，他们队长来了，把那孙子说了一顿，事情才完。”

我闻此大乐，便对身旁的电视记者说：“你

们该像‘东方时空’一样,报道一下这个。”记者说:“小地方,反面的东西根本报不出去。前一段儿,我们拍了煤气站给的气不够分量;还没播,就有人来挡。”

吃完饭,我对友人说:“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企业家的那句话。”确实,坐在书斋里,哪能听到这样一句当代英雄的豪言壮语!

“我这号人能贷款买通当官的把你开除”,可分四层来讲:1. 尽管农民企业家有钱了,但在社会上还没树立起自己良好的形象,得不到普遍的尊重。“我这号人”就是对公众议论的正面反应。2. “能贷款”说明他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也是当今衡量一个人能量大小的世俗标准。说“能贷款”而不说“用钱”,更能抬高身价。3. “买通当官的”,透露出金钱和权力联手后的合力。4. “把你开除”,则是结果,是得数,像一道连加连乘的算术题。

临汾古称平阳,为尧都。市内新修复落成的大中楼上,挂着赵朴初居士写的一块匾,曰“声和击壤”。农民企业家所在的乡,正是中国第一首诗歌《击壤歌》诞生的地方。吃饭时,我随口背出这首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我又听说有一块“击壤处”的碑,问农民企业家,他说:“你说的那个还在。”“击壤”是干什么呢?多年来,我习而不察,望文生义,错以为是投掷土块。运城王雪樵先生在《文献》杂志撰文,专门考证“击壤”一事,我才明白这是一种晋南俗称的“打缸”游戏。这种上古就有的乡间游戏,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击壤歌》反映了上古社会人民过的那种自然纯朴的生活,也是帝尧之世的颂辞。自此以后,朝代更替;无论社会多黑暗,文士也爱以“击壤”来颂圣朝;以“击壤”

作为太平盛世的代名词。临汾市之南的尧庙,曾有“民无能名”四个字,成为后世对帝尧功德的无上赞美。然而,今天提尧都平阳的文明之光,仿佛是讲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十几年前,临汾市在街旁种植了苹果树、柿子树、梨树、山楂树,曾被誉为“花果城”,并以成熟季节无一个苹果丢失而与帝尧之世远远接轨;好像临汾是个人间仙境。

在中国历史上,临汾一直是北方的重镇,宋金元时,一度还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印刷业、戏曲,相当发达。金元易代之际,这里还出现过一个“河汾诗派”,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几座至今保存完好的元代戏台,证明了这里也曾是中国戏曲的摇篮。东晋伟大的僧人法显,就是临汾人。五千年间,临汾几度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曾向九州散发过绚丽的光束。不过,当清王朝覆灭时,一个滑稽狼狈的场面,也宣告了古代文明在临汾的结束。当时,平阳府的最后一位知府是耆昌,耆昌是清宗室。革命党找他,晓以大义,让他投降。耆昌彼时已将家眷送回北京,白天就一人坐在冷冷清清的大堂上,左手捏一把酒壶,右手握一把枪,醉眼朦胧,对革命党说:“你们要接事,我马上就走,但我是黄带子,凭这点我也不能投降。”曾为尧都的临汾,就在这样一个软弱窝囊的知府倒下后,走向了现代。从此,“尧都”成了美丽的传说,“平阳”成了迷茫中的历史文化认同,“临汾”则成了平淡的现实。因城郭之形态,临汾也称“卧牛城”,它真改变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卧在了夕阳西下的文明废墟上,呻吟,喘气。

我是临汾紧邻的洪洞人。七十年代,多次去临汾,都要去那里的新华书店。那时,这座位于解放路东的书店,是这座小城的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七十年代前期,鲁迅先生的书以单